

綱鑑會纂卷之三十四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南宋紀 附金紀

高宗皇帝

綱庚申十年金天眷二年○西遼咸清五年○夏仁宗仁孝大慶元年春正月觀文殿大學士隴西

公李綱卒年五十八綱負大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身雖

在外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少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

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

畏服如此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比行

李綱 天下望 鼎安否

李趙為
遠人所
畏服

李綱一
世偉人

而宋亦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廣義

分注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蓋言其齊等故也臣謂趙鼎大純而

小疵李綱純乎純者也觀鼎變定都之義與不能察檜之奸蓋可見矣

朱子曰

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譏問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

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丁南湖曰

李綱忠義功業當代之大賢也續編但書提舉臨安府洞霄官而不書其官則非矣續綱目之改書者此則春秋予

善之法也

綱夏五月金元朮撒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

秦檜以其言不售甚懼謂

給事中馮檣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召張浚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檣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與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

綱

詔吳玠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

玠敗金人于扶風復其城撒離喝走鳳翔

劉錡議
順昌

綱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元术走汴○**鑑**初劉錡赴東京帥所部共四萬人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急趨至順昌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諸將以東京已陷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老穉順流還江南錡曰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敢言去者斬乃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督取車輪輾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遂圍城錡夜遣千餘人擊之殺敵頗衆旣而金烏祿以兵三萬來

文人猶
誓死守

臣朝用
大非言

薄城鎬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弩射却之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
勝計金兵乃移若干李村鎬遣間覓募壯士五百夜砍其營是夕天欲
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於是終夜自
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
鎬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提宜乘此勢具舟全師而歸陳規曰朝廷
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敵然有
進無退鎬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
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盡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
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王子兀朮至城下
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鎬遣耿訓以

劉錡順
昌之捷

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趙倒耳
耿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
濟而大戰逞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
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時大暑敵遠來疲弊人馬饑渴
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方出
接戰以銳斧犯之敵大敗走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披白袍乘甲馬
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貴也俗謂之鐵帽牟蓋同又以
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玄真爲之專以攻堅至是皆爲錡軍所殺
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擁衆還汴是役也錡雖以寡禦
衆而能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旣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

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

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

惜也

順昌之捷有六

張時泰曰

人徒知劉錡順昌之捷而不知錡之取是捷者其要有六蓋公心以赴急難一也示死以堅衆志二也因天變以致

順昌赤壁之勝同一機

敵三也以忠義感人四也示弱以驕敵五也以逸而待勞六也議者以諸將不協心追討而失此機會似矣當兀朮擁衆而來敵城難守危如一髮幸而勝之則心願滿足何暇窮迫人情然也何足怪哉余謂劉錡順昌之捷周瑜赤壁之勝同一機也昔者曹瞞志欲吞吳擁兵臨江旌旗輔轡一望千里吳人爲之胆落矣幸而周瑜乘風決戰老瞞迎道幾乎不免吳人之意以爲退此劫敵不猶愈于君臣被俘耶由是歡呼凱旋莫不相慶至今以爲笑談順昌之事何以異於是哉

鑑使李若虛諭岳飛班師時飛遣將分布經略西京諸郡而自率軍長

正國本以安人

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

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遣使諭岳飛班師岳飛收復河南諸郡

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志因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飛將李實牛皋相繼敗金人于京西而秦檜力主和議奏遣李若實詣飛軍諭旨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去聲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

綱閏月金人寇涇州經略使田晟破走之○**綱**岳飛收復河南州郡

綱韓世忠遣兵復海州○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袁金帛以犒

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綱王德復宿州遂趨亳州鄆瓊與金烏祿在亳聞德至曰夜又未易當也

即引去

初上無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以獻于朝欽宗問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又耳由是人呼為王夜又

德入亳州請于張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勢進取俊不從而還次于壽

春

綱安置趙問于潮州秦檜惡問居越偏已徙知泉州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中丞王文翁論之乃安置

鑑岳飛大敗金兀朮于郾城縣名屬開封府先是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

道出戰自以輕騎馬郾城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

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兀

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

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

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復合師十二萬次于臨潁楊再興以二

百騎殺金二千餘人再興死之屍焚得箭鏃二升張憲繼至復戰兀朮

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兀朮還攻潁昌飛使王貴及子雲又大敗

岳飛郾城之捷

之又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太行山在懷慶府城此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

縣名屬平陽府又敗之于沁水縣名屬澤州遂復懷衛州大行道絕斷金人由來河北之道金

人大恐飛又大敗兀朮于朱仙鎮在開封府城西兀朮走還汴飛以五百騎飛破兀朮十萬

遣使脩治諸陵

綱岳飛奉詔班師遂自郾城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鑑**時梁興會

大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眾歸岳飛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隰衛

乙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揚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皆挽車牽

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

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

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陵思謀素號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

師 岳飛班

岳飛銳
音恢復

一日奉
十二金

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及韓常等皆以其眾

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

在遼東開元城外

與諸軍痛飲爾因上奏

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

機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與金為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

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

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

道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

無噍類矣

噍齧也言無復有活而噍食者

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

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

初兀朮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

問岳武
穆班師
論者謂
其不能
行權果
然否與

矣元不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
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
功乎元术悟遂留不去及飛還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
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發明

飛市功師河南遂陷是宋人知有江南
而不知有江北噫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蔡虛齋曰

嗚呼岳公報國之忠所以終不酬者果天耶人耶彼高宗
秦檜無復論矣愚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

治命不從亂命公同者親愛高宗肺腑之嚆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
今乃無故一日十二金牌趣班師檣之為也檣為之而高宗聽之則
亦亂命之類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為此也苟利社稷專之可
矣公素好左傳獨不知斷以此義耶况其時萬世之悲憤既積吾胸
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目前朝廷乃無故入奸臣之言使我十年之
功廢于一旦果何說也使自揆吾力必克無疑一舉而克之以還報
吾君上表自効其違命進兵之罪而吾赤心報國事畢矣此乃所謂
權也公何不為趙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可與權者之難也

對策直
言無隱

天所以
聖人

中興之
子以剛
德爲上

九成不
可利

王忠植
死節

綱鑑 八月秦檜以張九成喻樗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鑑七人

謗訕和議貶官有差九成從楊時學紹興中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且

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驚憂自沮前

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欲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且

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

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豈不思所以還二帝之車乎

擢真首選及爲刑部侍郎屢以和議爲非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

曰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

有枉已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僧尤

惡之○綱冬十月金撒離喝陷慶陽濟東經略使王忠植死之○目時

忠植以所部救慶陽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離喝撒離喝使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也為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鉅撒離喝怒詰之忠植拔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

綱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玉中原

金既復取河南猶慮中原土民懷武遂以女真奚契丹之人徃居雜處

綱辛酉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西遼咸清六年○夏大慶二年

春正月金元朮陷壽春入廬州

詔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

鑑金元朮攻廬州劉錡因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已陷錡據

東關引兵入青溪兩戰皆捷元朮以拓臯地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夾

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

拓臯河名

錡命曳薪壘橋翼日沂中王德等

驚見順
昌旗幟

金三親
祀孔子

萬世景

仰
太平之

世當尚
文物

軍俱至錡乃分軍渡河擊之兀朮以鐵騎十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

堅我當先擊之一酋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而擊金人

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

人持長斧如牆而進遂大敗之于東山在鳳陽府旺
昭縣治東敵望見驚曰此順

昌旗幟也即退走錡乘勝逐北遂復廬州軍敗曰
北音佩

鑑金主親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

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一

日兀朮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

古致治皆由是也○**鑑**張俊楊沂中劉錡奏詔班師遂皆帥師還鎮

鑑夏四月罷三宣撫司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秦檜力

手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柄故有是命

蔣誼曰

金之欲和豈其本意特以順昌之敗已覺膽寒既而復敗于鄆城又敗于朱仙鎮號令不行於河北雖有吞江南之志自知無能為也使宋之君臣同心協謀而以張韓劉岳之兵併力相衛則取中原如拾芥耳奈何以高宗之庸愚濟之以秦檜之奸險削諸將之兵權以解金人之懼心乎

鑑

劉光世卒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

他日書
功第

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為

空言當見之行事方之韓世忠岳飛不逮遠矣

鑑

秋七月劉錡罷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嫉之之二人間於朝

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遂罷錡知荆南府

諸將不協敵國

南宋氣
脈蕭索

之利而姦人得計也自此便覺南宋氣脈蕭索矣

鑑

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祀晉趙武及公

孫杵臼韓厥

趙武晉大夫盾之孫也父朔為晉岸賈所殺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子乃武也賈索之急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

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難矣杵臼曰吾為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使嬰謬呼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遣人隨嬰殺杵臼及他兒以真孤匿山中十五年韓厥言於景公復立趙氏後是為趙武武攻賈殺之嬰竟自殺今祀之者特褒其存趙後也

編罷知温州王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辭王安石父子學行之

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温州檜猶忌之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楊

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予成吾志居正感願首

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

言王氏學

丁南湖曰

王居正為楊時高弟則宋史宜與時同入道學傳也而乃不然亦獨何哉居正歷官黜甘露之祥進省費之疏而其

匡君也切減貢雉之額止御炭之制而其惠民也多俸祿賜宗族蔭恩在乃弟而其親親也篤若以道學傳之豈為過哉奈何卒為檜所

王居正
根據六
經